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STELLA GENTILEZHOVA
BUTELA GENTILEZHOVA

[捷克] 米兰·昆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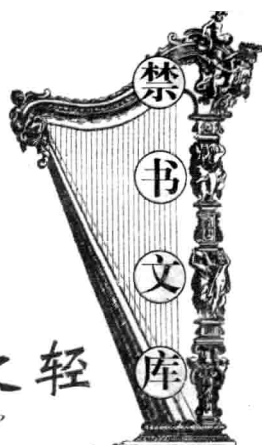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S.HENG M. J. HONG
B. U. N. G. C. H. E. N. G. S. H. O. U. I. H. Q. I. N. G.

原著 [捷克] 米兰·昆德拉

翻译 周洁平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9

ISBN 7-80114-656-5

I.世... II.汪... III.禁书-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08 号

世界禁书文库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作 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译 者:周洁平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李 杰

九州出版社出版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46.1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100081

字数:8900 千

印数:3 000 册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656-5/I·113 **全套定价:**780.00 元(全 52 册)

世界禁书文库

生命中不能 承受之轻

原 著 [捷克]米兰·昆德拉
翻 译 周洁平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 (1929 —)，捷克作家。

1929 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

1962 年开始创作《玩笑》，1965 年底完稿，出版后风行全国。1975 年流亡法国期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及一些短篇小说，同时还撰有论述小说创作理论的《小说的艺术》。

1973 年，发表《生活在别处》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文学大奖法国梅迪西斯奖。

1985 年，他又以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荣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大奖，近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作品从 80 年代末起，大多数被译成中文，在文学界、读书界影响很大，成为新时期最受中国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

孰轻孰重

尼采常常与众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复归”观：回味曾走进你我生活的往事吧，一旦它们日复一日地重演，甚而永无休止地重复重演本身！如何阐释这种近于癫狂的幻念？

从反面说：“永劫复归”的幻念表明，业已消逝的生活，既然已经没有了踪迹，便如同影子一般不具分量。恐怖也罢，美丽也罢，崇高也罢，一切物质都随其本体的消逝而失去了意义。它像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既然未能改变世界的命运，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战火的吞噬中灰飞烟灭，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会给战争本身带来变化吗？

会的，它将变成一个久远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旧有的虚空状态。

一旦法国大革命的旧页不断重现，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颇感自豪。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革命的浴血年代被重现为文字，理论以及各种相关的研讨，轻于鸿毛，无法对任何人构成威慑。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绝不同于那个永劫复归的罗伯斯庇尔，后者的存在将以法兰西的万颗头颅为代价。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永劫复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改变了我们自以为相当熟悉和确定的事物，抹去了事物一闪即逝的特性所带来的轻松感和缓解环境的作用，于是我们不再那么难于定论。我们如何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昔日的一切早已云散烟消，我们只能在回忆的碎片之中拼凑出依稀的概念，借此来判断一切，包括断头台。

不久前，我察觉自己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体验。我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在书的字里行间以及对其

照片的直观感受下，唤醒了我对童年的记忆。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这一段浸满悲痛，不堪回首的时光已不在。但较之于我在不断回忆的过程中这份沉甸甸的担承，他们的死算怎么回事呢？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日渐淡漠，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我们的世界合理地存在着，便基于回归不存在的前提。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预先原谅了一切，因而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周而复始地重演，我们就会如同耶稣钉于十字架，为永恒所困，这个前景里注定不再拥有轻松。在那永劫复归的世界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承担超常的重荷，这或许就是尼采说永劫复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根本原因吧。

如果永劫复归是最沉重的负担，在你我的生活之中呈现出来的一切辉煌的轻松，便是与之抗衡最有力的借助。

然而，沉重真的带来悲惨，而轻松便的确导致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使我们沉陷直至崩塌，使我们一蹶

不振地倒在地上。可是在恒久不变的爱情诗篇里，女人在置身于男人身下时，才最能感受到灵与肉同有的安全舒适。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将我们的生活压近大地，同时走向真切和实在。

相反，卸掉所有担负，人自此身轻如燕，甚至可以轻松挣脱地心的吸引和束缚，高飞入空如果我们选择了离别大地，便无疑选择了离别真实的生活，得到自由的同时，运动却失去了意义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选择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眼中的世界同时具有两种对立景象：明与暗、雅与俗、暖与寒、存在与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明，雅，暖，存在），另一半不用说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不能称为具体深刻，至少有一点我们难以确定：那一方是积极的？沉重还是轻松的？

巴门尼德回答：轻松即积极，沉重为消极。

他是否正确疑虑尚存，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轻与重的对立最难解，也最模棱两可。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着拓马思，似乎只有凭借回忆碎片中的片言只语，我才能看清他这个人。我看见他不知所措地呆立窗前，只有目光穿越过整个庭院，最终停驻在对面的墙上。

他与塔莉莎三星期前在捷克的一个小镇上初识，两人呆在一起仅几十分钟，他就陪他去了车站。目送火车离开。十天后塔莉莎造访他的寓所，两人当即肌肤相亲。谁知夜里塔莉莎发起烧来。很严重的流感，于是在他的公寓中滞留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慢慢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所慑，却很不习惯。对他而言，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乘水漂来，而他在床塌之岸毫不费力地捞起了她。

她同他厮守在一起直到康复，然后回到她那离开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刚才的画面：肃立沉思的人影和深远的眼光，拓马思走在命运的关键时刻。

他应该把她叫回布拉格吗？他不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男子，但他明了只要他发出邀请，塔莉莎随时会来，并不惜奉献出她拥有的一切。

抑或他应该制止自己对她的向往那么她将呆在那

乡间餐馆，仍旧平静地做她的女招待，而他将不再见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的目光停驻在庭院那边的高墙之上，继续寻找答案。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如入无人之境的女子。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他的床榻之岸。她并不安详地睡着，因热度过高而呼吸急促，微微呻吟。他任由自己跪在她的床边，轻触她脸庞的柔嫩肌肤伴她入眠。一会儿，他逐渐感受到她的呼吸规律起来。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间或触着他的脸，热量散发着她独有的醉人气息，泌入他的每一寸肌肤，如同切实地感受和吸吞她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着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经年，而现在他正步近死亡。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她将赴死，自己绝不能多在世上停留一秒钟。他爬上床，在她身边轻轻躺下，轻挨着她的头，将脸紧贴在枕头上过了许久。

现在他站在窗前，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当时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是爱吗？那种想死在她身边的情感显然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在这以前他们仅有一面之缘！那么，明明知道这种爱不合常理，难道这只是一个近于癫狂男人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而在无谓地自欺吗？他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仅是一场小小的游戏，他便选择了这位毫不起眼的可怜的乡间女便担任主角，并将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明了自己难以给出答案：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出于爱。

更加不可饶恕的是，真正的男子汉通常能果敢行动的时刻，他总是犹豫不决，以至于那些美妙瞬间（如同跪在床边想与她共同赴死的时刻）大打折扣。

他生着自己的气，直到他理解并原谅了自己茫然无措的状态。

他再也无法明白什么是自己要求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惟一的，我们既不能拿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对照，也无法将其雕琢完美之后再从头开始。

独居还是同塔莉莎结合？谁是更好的选择？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因为缺乏能够用于比较的基点。生活在我们毫不知情的状态下

降临，像是演员初排并不得心应手的剧目。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似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图”尚且不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勾勒着某种意向。而你我所经历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目的，也难成完整画图。

“Einmal ist Keimnal。”拓马思自言自语。这句德国谚语说，那些一闪即逝的事物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我们的生命仅有一次，如此说来也等同于没有发生。

可后来有一天在医院里，拓马思正在手术间休息，护士告诉他有电话。他听到话筒里传来塔莉莎久违的问候。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难抑内心的激动之情。可惜当天夜里他早已别有安排，与塔莉莎的会面不得不延迟到第二日。放下电话，他便责备自己没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毕竟有足够的时间来取消自己原来的计划！见面前足足有三十六个小时，如此长的时间塔莉莎将怎样在布拉格挨过？然而来不及想清楚，他冲向汽车，飞驰上街寻她。

第二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

娜》。她着力使自己显得情绪高昂，为的是让他相信自己来找他纯属顺道，来布拉格的首要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找工作（对此她表达得很委婉）。

后来，他们裸着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时，他想问清她的住处。夜已深了，他不放心让她孤身一人回去。她有些局促不安，说她的行李箱还寄存在车站，她得去找一个旅馆。

两天前他还担心，一旦他邀她前往，她会带来她的一切。当她告诉他箱子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箱子里面包括了她的生活，在她能够奉献之前，它会静静地守候在车站。

他俩钻入停放在房前的汽车，直奔车站。他在车站办完手续，带着又重又大的家伙与塔莉莎一同动身返家。

两个星期以来的犹豫不决在此时陡然明朗起来，甚至未来得及问候她一声的他突然便作出了决定。

他自己也暗暗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十年前离婚的声影历历在目，那时他惟一的感受是全身心的释放。他明白自己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处，早已注定必要孤身只影。他要尽力为自己创造一

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尽管那张床足以容纳两个人，拓马思还是告诉他的情人们，他不习惯与人同床共枕而眠，半夜之后都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自然，塔莉莎首次前来，并不是她的流感搅了他的睡眠。那一夜一张大圈椅，临时作为了他的床其他几天则在他医院办公室的病床上度过。

然而这一次，她在她的身边安然入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紧握着她的小手。真是难以置信，难道：整夜他们都如此亲近？

她沉沉地熟睡着，紧紧地攥紧着他的手（紧得他无法解脱）。笨重的箱子便立在床边。

他怕把她弄醒，任由她紧抓住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翻了一个身，仔细地端详她。

他再次清晰地感到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任由狂涛怒浪吞噬掉承载生命初期的草篮。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我们今日的文明便无从谈起。营救弃儿是许许多多传说神话的源起。如果波里波斯没有收



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那动人的悲剧了。

拓马思当时还没认识到，比喻是炙手的，一旦拿它当作玩笑，或许爱的种子便自此抽枝发芽了。

他与前妻不到两年的婚姻生活硕果仅存的便是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拓马思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他只能隔一周与孩子见一次面。

每次拓马思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总能找出各式的理由将他阻于门外。他很快明白了，为了儿子的爱，他得贿赂母亲要想有商量的余地，额外的昂贵礼物决不可少。他明了自己的想法与那可恶的女人不可能存在任何相通之处，试图对孩子施加影响也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幻想。这当然使他泄气。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他的心情却因为孩子的母亲阻挠孩子与生父相见而霉沉下去。就此被撞坏的心境无法修补，拓马思决定不再去自讨没趣。

为什么他格外地关注这个孩子？他与他，除了那个不顾后果的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他一文不差地付给抚养费，但不愿陷于无谓的争夺孩子的无聊战

争。

毫无疑问的是，没人同情他，父母都用严厉的言辞谴责他：如果拓马思对自己的儿子都不感兴趣，他们也似乎没有义务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了，他们极力表现自己与媳妇的友好关系，借以张扬自己绝对的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妻儿、双亲很快便淡出了他的生活。他们给他留下惟一东西便是对妇女的恐惧。孤独的生活使他渴望女人作陪，但却又害怕自己再次被卷进去。他于是他竭力在这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支点，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把这些当做信条告诉他所有的情人：惟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大可不必过多地干涉对方的自由与正常生活。

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为带侵略性的爱，即使是那些与他关系很深，又有长期联系的女子，他也轮换着与她们见面。他自认为这一套无懈可击，曾在朋友中大力宣传：“重要的是坚持三三原则，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妇人连续三次幽会，便绝对没有好结果。要是你打算长期与某位女人共享美好时光，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